
三述奇

三述奇卷五

鐵嶺 張德彝在初隨筆
貴 榮竹坪校閱

辛未三月二十九日巳未晴記外國一種文會其名未詳係約男女數十訂于某晚會于某處屋列長桌按甲乙分坐會首擬題係問生疏艱難字之寫法如蘺露豬玃等字有能隨口述出筆畫無訛者為勝先問甲甲不對則問乙乙對是則乙立而甲坐另出一題問乙乙不對問丙丙對則丙立乙坐如是陸續挨問至尾其能久

立者為全勝、其奬賞有銀錢紙筆不等、又聞昨早巴里火藥局失火、轟火藥五萬餘斤、傷死女工五百餘名、蓋自紅頭反後、貧民不得脫逃、遂有投入逆黨者、有被脅逼入者、男皆當兵、女則有造火藥者、有縫布袋裝沙石以築土城與礮臺者、有能文工書草露布者、竟有荷戈而驍勇倍於男者、奇甚、

四月

初一日庚申、晴、見外國有皮球之戲、具二球、色黃而體輕、以手足踢打、旋轉不少停、滿郎善是技、當庭戲舞上

下高低、無不拘合、如獅子之解數、宛轉環生、趣甚。按法邦自立民會後、銀票號記皆改印女像、以前所印其君那破侖之像、皆吐而棄之、其票由五方至百方千方、近因國帑支絀、有一二三四方者、其紙長二寸寬三寸、印皆深藍或葱綠色。

初二日辛酉晴。未初、星使復會熱夫類于小特農西、正回寓。近見園內櫻紅杏綠、結實盈枝、華人有摘青杏食者。土人以其酸濺齒牙、甚為詫異、豈知華童多有喜食者、固因其酸而解醒與渴也。而彼國食味亦有可異

者即如以牛髓和雞卵加葱絲、既腥且辣、名曰御湯、我華人當食不下嚥矣、入夜風生、花氣襲人、

初三日壬戌晴、午後遊王宮後園、風和日麗、水淨山明、樹深鹿伏、花暖鳥鳴、而苔徑映日處、見有蟋蟀盈寸、其色灰、其聲清徹、然秋序、華人有掘而取者、土人異之、有鳥如鶯、其色灰黃、其聲睍睆、可為詩賦之鼓吹也、盤桓片刻而歸、是日聞巴里城已克復、緣德知法久戰、所費不貲、恐賠款不能如期以償、故協助而速克之、酉初微風涼、

初四日癸亥晴、未初、星使又會熱夫類于小特農戊正回寓、記泰西一種樂器名戞斯達那者、如中土之拍板、二小塊形如匙者、或象牙或硬木為之、結繩長八、九分、按以中指、輕敲細拍、聲調叶和、日斯巴尼亞人于跳舞時、多用此以代琴之節奏、又銅鼓名凱塔得木者、圓形如磬、圍以彩穗、支以鐵架、擊以木棰、又小鐃如中土古時之中軍帽、名曰散鈸、音與鈸同、
初五日甲子晴熱、未刻、見有兵萬餘人、隨行鼓樂而歸、雖列隊而步伐不齊、更有持麪包飲紅酒者、其被獲叛

勇二萬餘人、女皆載以大車、男皆攜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蓬頭垢面、情殊可憐、其始無非迫脅之窮民、未必皆強暴性成、而甘於作亂、今俱伏罪受刑、觀之不禁惻然、

初六日乙丑、晴熱、未初、隨星使乘車遊大小特農、酉正回寓、是日慶靄堂同殷伯爾與薄郎乘車往看巴里、經薄郎住法外部領入城之據、當晚未歸、衆皆懸系、入夜北望、烈焰飛騰、礮聲不絕、蓋巴里雖克、而紅頭仍拒城外礮臺數座、故大器猶不時施放也、

初七日丙寅晴、未初、慶靄堂同殷伯爾與溥郎回寓、聞其將入巴里時、他國人因城池新克、多有爭覩者、彼時槍礮頻發、以致義國副使誤中礮子而亡、故巴里下令、雖有文憑亦不得出入往來、慶靄堂等乘車至其王墓前馬隊營、見槍礮子飛騰遍城、其急如矢、其密如星、遂避于義大利街之閣朗店、即丙寅年彝隨斌副使所寓之旅邸也、店多受傷、官兵食用皆無、又值叛勇焚其王宮與兵戶二署、其轟擊聲徹夜不止、次日始驗據得出入、險甚、

初八日丁卯涼、早大雨、酉初雨止、見馬隊二百餘人、由巴里回、被獲老幼女子三十餘名、男子二百餘名、皆携手步行、前後縛以麻綫、有馬兵解送、入夜風雨尤大沛然、通宵、

初九日戊辰、終日大雨、聞去歲法王被俘後、德民朝朝懸旗賀彩、夜夜作樂張燈、幷德國之商人、雖旅寓他國者、亦皆朝夕宴賀、還頌德王之德、而為德民仲慶、當德兵圍困巴里時、法于城內思安江兩岸、各設氣球公司、以便乘之出入、窺探軍情、往乞救援等用、蓋氣球可以

騰空俯視、今製則高必六十丈、用照相鏡下映敵營、則其兵陣地形一一映入、并可携帶電線、以千里鏡俯視一切、隨看隨報、極其迅速、小說所云騰雲駕霧、其神奇殆不過是云、

初十日己巳、早仍陰、午後大晴、是日禮拜之期、市廛關閉一日、見本地整容鋪、外挂小銅盆為招、西人雖不雜髮、而剪髮修鬚滌香水等事、亦須匠人為之、麪包鋪則窗外立一假麪包為招、其大如櫟、菸捲鋪則于檐下懸紅色木菸捲一束、共五六箇、長一尺、粗皆盈把、更有做

珏

假人手捧一二枚立于門首者、又外國男子、二十餘歲、髭鬚漸生、例不芟剃、聽其鬖鬖、及至五六十歲、以後或漸將上唇之髭雜去、或將上下髭鬚盡行雜去、蓋謂年力就衰、無須生此、有礙飲食也、

十一日庚午晴、是日因巴里通城克復、礮臺亦皆收回、自申至戌、見馬步隊三四萬歸伍、有面目黧黑、而步履彳亍者、有身體疲憊、而臥于當途者、土人則施水施酒、施藥施錢、施菸捲、施麪包者甚衆、又見敘勇之被俘者、男女老幼有三四百人、戌正大雨二陣、雨止天晴、後復

陰而細雨、

十二日辛未早陰、午後晴、未初隨星使乘車北行三十餘里至賢路義村、其地為國王夏日乘凉之所、花木叢雜、池沼回環、亭臺曲折、山石嶔崎、洵勝境也、當德法壓兵時、德將王宮焚毀、樑柱無存、只賸破壁頹垣、荒凉無限、其民舍亦多傾圮、宮前高岡上有石燈樓、高五六丈、下有石橋、長七八丈、皆墜落折斷、王氣為之黯然、左右有德兵所築土堆、礮臺四圍、橫繞樹杈、以阻法兵、後有京觀數十塚、皆德兵之戰亡者、立碣詳書隊伍姓名、以

爲標識、申初回寓、復同劉輔臣街遊、步至巴魯街、見大
禮拜堂內、男女老幼跪而默誦者十數人、旁立一少婦、
懷抱嬰孩、係本日所生者、甫生未逾一日、即抱出戶、風
氣之不同、于此可見、婦旁一童、著烏衣、舉燭長逾四尺、
中立神甫、年近三旬、與之看經解義、後將聖水滌于兒
頭、以棉拭之、拭畢登記于簿、少婦深謝而去、此初生入
教之禮也、既見馬步兵解送被脅之紅頭萬餘人、上大
輪車、皆流于阿斐利加、其餘黨惡作亂者、皆黑布蒙頭、
以槍斃之、聞紅頭不獨法國武官、間有他國人乘亂隨

入者、
十三日壬申、晴、午後哥士奇與德威理亞來拜、皆坐談極久始去、又熱夫類投刺來拜、酉刻、見步兵二行、手執刀槍、防護猓勇六百、由樓下經過、五人一排、攜手同行、並未加以縲絏、猓勇經過之處、土人皆高聲賀彩、不解所賀何人、
十四日癸酉晴、早有一男二女來寓拆洗茵褥、其拆時、將褥中羊毛倒出、以く字形之鐵刷將毛刷順、待褥皮洗後、鋪敘羊毛挂于架上縫之、則厚皆盈尺、每褥拆洗

一次、工值計銀三銀九分、申正、又過被獲叛勇一千四百人、近日巴里雖平、而昨夜有吏夫被殺者六人、將軍馬克謀宏因而出示、每晚至十一點鐘、鋪門皆閉、違者治罪、官兵有留鋪內者亦然、

十五日甲戌、晴、見本巷鋪中有綢、幅不甚寬、而極厚、色則兩面一藍一紅、不知若何組織也、申初、又由樓下解叛勇一千二百餘人、中有女子二行、雖衣履殘破、面帶灰塵、其雄偉之氣、溢于眉宇、夫鄉勇之叛、由于德法已和、蓋和局既成、勇必遣撤、撤則窮無所歸、衣食何賴、因

之挺而走險、弄兵潢池、故叛勇不惟男子獷悍、即婦女亦從而助虐、所到之處、望風披靡、居則高樓大廈、食則美味珍饈、快樂眼前、不知有死、其勢將敗、則焚燒樓閣一空、奇珍半成灰燼、現擒女兵數百、訊明供認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輩之謀、昨由會堂審斷、其女中之主謀者以槍斃之、餘皆發往牛夏列丹呢島充軍贖罪、按是島在赤道南二十度、澳大利亞西十六度、距法國西南二百餘度、地甚褊小、周約五六百里、天氣雖然炎熱、土脈尚屬膏腴、

十六日乙亥、終日忽雨忽晴、微風凉爽如秋、午初、隨屋使乘車北行、迤東三十九里抵巴里路過賢路義大橋、見其斷處接以木板、厚皆盈尺、長六七丈、橋之東樓房百區、鮮有存者、入巴里之西南班都門、路皆折毁、叛勇在各巷口多築土石牆、几案牆、又有木筐牆、係以荊柳編筐、內盛零碎什物、堆累成台、礮子雖入、含而不出、行十餘里、至丹胆街祖寓、一覩、申初、復乘車少遊、見王宮左鄙一帶、空牆矗立、紅焰猶存、宮後埃及石柱下之鐵闌、曲彎折毁、其四角石臺亦被轟壞、宮旁立伍力街之

市屋樓房長約里許者、率皆焚毀、亂石堆積如山、臘佩巷前、萬洞坊之銘勝銅柱、被礮擊碎、銅塊紛飛、馬達蘭禮拜堂前、羅雅街之鋪戶焚毀無一存者、凱歌路北之石牌樓被礮子穿成巨孔、有叛勇所掘之河、築以石壁、將浸水之毡布覆于其上、以禦槍礮瓦礫、遍城可憐焦土、酉正回寓、聞是日衛洒雨雹如豆、晚又解過叛勇二千五百餘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蓋雖被擒、以示無憂懼也、可知天下風氣、大抵相同、又是日男女入巴里城可以免持憑據、

十七日丙子晴、見法國木器、雕刻極細、惟桌凳櫃椅所雕花木率多粗大、并喜雕赤身之男女、不知何所取意、午後街遊、遇前次同船之法商福業、對語片時而去、入夜陰冷、

十八日丁丑、陰雨、涼、未初同高引之、潘郎乘車往巴里拜費亞柏、未遇、旋至丹胆街看視祖寓、原立對票、祖定兩月、自西歷三月十八日、華正月二十八日起至五月十八日、華三月二十九日止、如不用時、當于十五日前計之、為十三月中旬、預為給信、而祖期滿時、正值叛勇

作亂、消息不通、現因信遲給一日、房主議罰、應另給兩月房租、前兩月房租一千一百七十兩、已經費亞柏代給、當告以前定之兩月、欽使未住、而房租已付、無須更改、所以未能致信者、實因遇亂阻格、並非爽約逾期、無從議罰、當于今日起、另租兩月、伊不允、再三與之辯駁、乃允由五日前另補兩月、自西歷六月初一日華四月十四日起、至八月初一日華六月十五日止、如不用時、改于十日前給信、伊又言司閽每月工值銀六兩五錢已付一月、雖未住房、應給兩月、正爭執間、費亞柏至、斥

其無理乃止、可見信義交易之說、未可概論、因另立租據二紙、令其即日修理、以便遷移、戌正回寓、入夜微風、晴暖、

十九日戊寅、晴涼、未刻、陰、近日櫻桃地椹玫瑰葵花萬紫千紅、觸處皆是、未正由樓下解去叛勇一千八百人、婦女有百餘名、雖被赭衣而氣象軒昂、無一毫嬝娜態、後又于樓下經過由巴里搜獲叛勇四十餘名、申初往拜醫官光貝、見其妻女伊令觀骨節臟腑等圖與真畢肖、回寓後、又見解去步兵七百餘名、背負衣食、手無器

械、詢之、始知為干犯軍律者、晚接法外部訃、云巴里大
收師達卜瓦、昨為叛勇所戕、現定于翌午在巴里城內
那歐他達木禮拜堂內誦經出殯、懇請光臨往弔、以慰
其忠、以彰其德、
二十日己卯、細雨、辰初、隨星使乘東北行、抵巴里、過石
橋至思安江心大島之菊園巷、入那歐他達木禮拜堂、
堂高十數丈、寬十丈、深二十餘丈、白石建造、中立天主
十字、對面樓頂設大小風琴各一、四壁桂以黑布、上縫
白布十字、椅皆罩以黑布、樓上女子數百、樓下前三面、

坐各國公使、民會百官暨士戶紳民等萬餘人、凡民會中者、皆胸挂小法旗、堂中設假木棺三、覆以黑帛、四角然燭、右邊木闌內有教徒二十餘人、鼓琴拉笳、朗誦其經、聲韻清亮、如聆梵音、後則神甫拈香誦經、未正始畢、登車東行四五里、至王宮旁立伍力街路武店早餐、樓高五層、裝飾華美、廣廈可容千人、上下僕婢二百六七十名、在法京旅舍中可以首屈一指、申正雨止、仍陰冷、酉初一刻飯畢、回寓、入夜大雨傾盆、

二十一日庚辰、大雨、未初雨止、有醫官光貝率其妻女

並其友將軍巴鈞當之二女來拜、晚餐後往伊家謝步、見其妻左氏、其女蘿阿、及巴將軍之女柯當旭森等、坐談令畀以華字還音寫各人之名、寫畢告之、惟蘿阿以洋筆描寫、筆畫無訛、

二十二日辛巳陰、午後隨星使乘車往巴里觀祖寓、修理齊整、煥然一新、惟中層玻璨窗為礮子打碎、尚未補換、申初回寓、路經賽武邨、房屋鄙陋、街道狹窄、村外橫有鐵橋、甚高、上有火輪車道、下作月門、以便車馬往來也、由賽武至衛洒一帶田疇、遍植油菜、土人食其葉、以

其子作油、即名曰香油、色白味淡、

二十三日壬午、鎮日陰晴不定、風雨交加、見由巴里各礟臺運來銅鐵礟約萬餘門、排列宮前、四面有兵往來、舉槍守護、晚在園内閒步、見樓下左右院内、緣牆立有果架、果名萬娄賽、花似丁香、葉如葡萄、果如櫻桃、先綠而後白、再黃而後紅、其味極酸、每果内含四子、皮外細紋十行、有橢圓式者、入夜束裝、

二十四日癸未、陰、聞每年六月中旬、彼教有巡行瞻禮一說、名普婁色奚湯、主教多人、裝扮遊街、是日爲西

厤六月十一日、又爲禮拜之期、早間各禮拜堂內、鐘鳴陣陣、斷續悠揚、市廛闤闠、門懸大片白布、上插鮮花朵朵、辰正由大禮拜堂內、先出小兒男女數百、列爲兩行、男童著烏衣、免冠捧經、亦有左臂挂白綢一條、長約六寸者、女孩著白衣、頭項白花綠葉圈、手擎小書、適十歲者、著白衣白鞋、如泰西之新嫁娘、主教神甫行于正中、左右小孩、有舉方旗、作巾字形者、或藍或白、或黏字、或繪畫、皆古時掌故、又有幼女數十、著白帽藍衣、或藕色衣、皆將出家而作貞女者、後則神甫貞女隨行、男服爲

衣黑帽、女著黑鬈白巾、又四教徒舁二長筐、內盛鮮花、沿途撒花鋪地、後有二教徒提安息香鑪前引、左右步兵兩行、舉槍護送、中則鼓吹作樂、末一方帳、帳頂立大白雞翎揮、四員武官執棍、中立一老主教著白衣、岸然道貌、後隨二教徒、帳再後則男女數百、皆入堂禮拜者、如是繞城而歸、午初、隨星使登車道出衢涵鐵門、末正抵巴里入丹胆街第五號祖寓、酉初、行李始到、車欲入門、司閽者閉而不納、令人舁入、恐車壞其漆路也、少選、費亞柏丁敦齡來拜、見樓下經過二兵捉一黃髮人、

年近三旬、詢之、始知為剪綹者、現在法京底定、不過三五日、而街市已修理整齊、房樓已刷坲潔淨、道途不平者已墊之、花木損壞者已易之、初平大亂、漸復舊觀、功令之迅速、人力之勤奮、于此可見。

二十五日甲申、晴暖、午後、隨星使乘車、西北行二十餘里、出馬業門、見高樓燒毀無數、地下鐵道全行拆壞、至柏路旺園、欲入遊觀、被守兵所阻、旋至馬達蘭禮拜堂、由旁門步石梯三十餘級而入、中立天主母石像、懷抱一孩、即耶穌也、左右跪立帶翅女像四、具雕鑿精巧、當

地跪男女十餘名、皆以手扶面、暗誦洋經、申初回寓、知
有畫像工人席拉來拜、當晚買紅杏數十枚、細而長、味
微酸、核似桃仁、地椹雖紅、味尚不甘、
二十六日乙酉、晴暖、午後、隨星使乘車西南行三十餘
里、過邦麻牺街至比斯的坊、有一大銅柱、極其堅固、叛
勇欲毀不得、只被槍礮洞穿數十孔而已、去此回至萬
牲園、園門鎖閉、復北行數里、往拜德威理亞、未遇、酉初
回寓、記西俗人家之不用僕婢者、有不自炊火而男女
早晚餐于飯店、並拖兒挈女以往、謂從儉之一道云、

二十七日丙戌、晴熱、未初、王承榮德威理亞同其母來拜、坐談極久、又軍功藍翎提舉銜、廣東儘先州判王斌字芝友福州人、候選從九品李鏞字輔廷蘇州人、同來拜、二人皆隨福建船政監督法人德克碑公幹者、入夜微風涼、記西俗每日自晨至夕、男女往來聯袂搴裳、不絕于道、兩人相遇、男子以脫帽為禮、亦有但舉右手向耳際一揚而不脫帽者、大率偶然簡略之意、至若互相握手、則較為親近、婦女亦然、惟不脫帽不舉手、間有答以鞠躬為禮者、又不論男女老幼之僂眸短視者、皆公

然、高懸眼鏡、街行遇人、不有摘去之禮、
二十八日丁亥晴、午正隨星使乘車往拜英美二國公使、未刻、陰雲密布、同俞惕盦乘車行十餘里過恩安江、往拜德威理亞、見其母、又遇范若瑟在彼、對談片時辭去、至王承榮鋪中少憩、又往羅馬答拜席拉回寓後、大雨傾盆、雷電交作、戌初雨止、又隨星使乘車行五六里、至意達康大街、看變戲法者、其人名科來儒、所變多與前同、惟後在座中借手巾戒指各一、拴于一處、旁取紅酒一瓶、自飲一杯、後將手巾放于瓶內、自染鮮紅、

乃將旁一小木匣取與眾看，匣則妥封，劃線開鎖，啟匣內又套四匣，及啟至第五匣內取出，則手巾與戒指，並皆未染，奇甚，又出一大紙匣，長三尺，寬二尺，厚約二寸，啟而視之，出油畫三張，次出瞅子二箇，白水一釜，活鴿四箇，高冠二頂，鮮花一盆，末出一籠，高盈尺，內二黃雀躍鳴，奇甚趣甚。

二十九日戊子，陰，午正同高引之乘車往拜王子顯，談次忽來一澳門人，年十九歲，著洋服，通法語、華言，已忘姓名，不復記憶，自云來此已五年矣，去此在馬達蘭禮

拜堂旁花市、買玫瑰芍藥八盆、僱土人舁送、已給力銀二方、不意伊至公館又索二方、迭次遇彝又索、責之始去、誅求無厭、何地不然、甚矣信義之難也、申刻後雨、通宵達旦、

三十日己丑、陰雨、未初有花翎提督銜、權授浙江總兵官船政監督德克碑偕李鏞來拜、又英美二國公使來答拜、申正雨止、酉初隨星使乘車往代薩賽麥界坊之拉該戴園中觀劇、坐有男女二千餘人、其所演之日月山水花樹樓船、時時變化、又幼女跳舞者六十餘名、皆

著短翠裙、袒胸赤臂、又有假黃雀二十餘、火雞鷓鴣各十餘、黃白貓大六七尺者六隻、皆跳躍鼓翅、其聲與真無異、又小兒作黃雀半出卵皮者四五、搖首顧望、喔喔求食、趣甚、亥正一刻回寓、仍陰、是時功令、每月子初禁其街遊、故戲園皆改于戌初起亥正止、

五月

初一日庚寅、陰晴各半、時而細雨紛紛、時而紅日曈曈、酉初有前任法國水師副將德爾衛招飲于伊戚家、即時隨星使乘車南行十餘里、至杜樂蕾第三十三號、伊

已拱候、導入見其姨母弟妹、暨戚友三人、飯畢又來男女老幼六七人、亦皆伊之親串、少坐有鼓琴者、歌曲者、極其歡暢、因伊曾在天津有傾蓋之識、故特治此筵以伸其意也、

初二日辛卯、陰雨、午正、星使令持中外名片乘車答拜德克碑于廠北巷第五號、未遇、回寓後雨止、復同高引之往觀玻瓈局、樓房二層、周四五里、其玻瓈器皿、皎如水晶、盤盌盂盒、筒罐瓶碟、罔不畢具、瓶有高九尺、周六七尺厚三四寸者、有假花瓷者、有冰紋五彩者、羅列滿

樓、四壁大扇玻璨、使人一望無際、樓下筐籠堆積無數、帳房四處、賣貨三十餘人、皆耳挾鉛筆、手持紙片、所賣何物、逐件記清、賣畢同至帳房、一處送片、一處口報、開清節略、送于隔壁畫押鈐印、另有他處照單收錢、又每屋三人、登記所存何物、何日賣去何物、物旁標識此物何人買去、錢曾收否、如是每月算結、毫無舛錯、酉正回寓、入夜晴、

初三日壬辰、早晴、巳初陰、申正、隨星使乘車出馬葉門、至柏路莊園、見景致大異於前、水涸山崩、樓焚垣圯、樹

木多鐫鑿痕、荒草平原、萋然滿目、回寓後、有法人鄭廷來拜、坐談間、言久聞貴國人民呼泰西人曰桂子、不知何所云然、方祈明示、對曰、夫華人呼西人曰桂子者、實非桂子乃龜茲也、蓋二千餘年前、中國當漢朝時、使者由西方龜茲國取得葡萄種、是中國葡萄來自龜茲、故華人咸知龜茲之名、然未知其服飾如何、當時該使亦未言其所見所聞、迨三四十年前、西人初到中華、國人不知何為英法德俄美丹和日等、惟憶古傳云、西方有國曰龜茲、故以是名呼之、是為華人呼西人曰龜茲者

之來由、然韃茲二字、實音秋藍、奈平人不知、以訛傳訛、故至今人民咸記字之本音、呼曰歸滋也、若謂何以不呼俄羅斯曰韃茲、蓋自清初以來、俄人來華、皆改華裝、故華人惟知有俄羅斯之名、而不知其異裝異服也、俄人來華不易本服、與各西國同、華人又未嘗不以韃茲呼之、因泰西各國衣服相貌無甚分别、無異華人之來泰西者、西人見之、間有以日本呼之、蓋惟聞東方有中華日本之名、而未嘗明辨其服色也、是西人見華人之呼以日本、與華人見西人之之呼以韃茲之義同也、若

又謂于今數十年來、人民既知有英法德俄之分、何不改龜茲而以本名呼之、是又與西人之不改呼華人之義同也、按彼此立約通商數十年來、西人既知中國曰大清、曰中華、何仍以齋那吉那什音些那吉塔等名呼之、且中國自古迄今四千餘年、從無此名、不知西人究何所本而以是名呼之耶、法人聞之默然、鞠躬辭去、

初四日癸巳、終日陰晴不定、未初隨星使乘車至厰北巷拜德克碑、未遇、逐次見萬洞坊之銘勝柱、已被叛勇打壞、所有爛銅、皆以車載去重修、是柱係其先王拿破

俞第一戰勝他國、將所獲之銅礮改鑄者也、高九丈、周四丈、上下雕刻各國旗幟礮位、甚為精巧、不意敗壞至此、有不令人生感耶、其餘被焚之石土灰燼、皆掃除清理、以待重修、聞現募匠役已有五萬餘人、大興土木、尅日完工、自必煥然一新也、

初五日、中午晴、午後、隨星使乘車行六七里、拜俄國公使、未遇、復行十四五里、至城內東北隅之述夢山、花樹葱蘢、亭臺點綴、二山連以鐵橋、繞以小河、中立石柱、頗覺可觀、盤桓良久、採艾而歸、以應端陽令節也、申初回

寓、知德克碑同李鏞來訪、晚餐邀德爾衛德威理亞小酌、得食櫻桃地椹、李杏甜瓜味皆甘美、賓主盡歡、可謂不負此重五矣、酉正陰、入夜大雨、

初六日乙未、早細雨濛濛、未初哥士奇來拜、坐談極久、申刻雨止、隨星使乘車過思安江、行九里許、至園名曰陸森柏爾者、周約七八里、花樹小河、極其幽雅、正中石樓一所、原為畫閣、内存油畫數百、現改紳會堂、樓左方池中湧小泉、後有石岡、下臥一男一女、抱腰接吻、上立一人赤身、背負牛皮、重眉長鬚、以目怒視、式雖不雅、而

雕工亦頗細巧、

初七日丙申、早晴、申正陰、此時巴里城內扼要之地、繁華之區、一律修飾整潔、至凱歌路左右之小戲場、法名加非商當譯商當者歌也、加非館兼歌曲也、現皆開演、及小兒之竹馬鞦韆亦多設列者、惟近日仍大索紅頭餘黨、聞法兵被俘者、共四十餘萬、自與德定約後、陸續解回一半、現定每日送回三千五百、仍須兩月之久、始得全歸、

初八日丁酉、陰涼、未初、隨星使乘車、東行二十餘里、出

萬三門、過賢門岱廟、樹皆鋸去、一望無際、又一厰臺與火藥局、紅頭會聚于此、四圍牆頭、鋪有沙石口袋、高約數尺、以禦槍礮、後至萬仙林、花樹可觀、中一小湖、湖心二島、接以小橋、花有鳳仙茉莉菱角菖蒲刺梅、地椹榛櫻杏栗、樹有楊柳榆槐松柏檀橡、島之大者、設有酒肆、登樓飲舍利加非、開窗眺望、河水清澄、遊人觀覽花鳥怡情、飲畢登車、走萬仙街、道路極寬、而樓房稍鄙、至十字街名托倫坊、中立二石柱、高二丈餘、柱頂各立一人、皆古時名士遺像、過此即前賢安敦街、有兵房一所、極

大樓高四層、叛勇曾經樓上、故被礮子打壞數間、酉初
回寓、知有俄國公使及費亞伯來拜、
初九日戊戌、晴冷、聞法國兵變後、餉需支絀、民會議定
于明日由戶部向民間并鄰商稱貸以八十二方為一
百、每一百一年繳利五方、晚同俞惕盦慶靄堂隨星使
步至凱歌路、見燈燭烽煌、遊人如織、入加非高當登樓
吃加非、飲高釀、聽歌曲、男女數名、裝飾華麗、有幼孩年
甫六七歲、跳舞拍唱、盤架登高、靈巧之至、
初十日己亥、晴冷、因戶部被叛勇焚毀、現改凱歌路之

大玻璨集畫閣為戶部、當日門首横一白布匾、上書公
助國利四字、外立男女數百、皆送錢者、酉正、同俞惕盦
邀王子顯晚酌、子初始去、聞法國各省地租、每畝值十
方者、一年納三方、至于房稅、巴里城內外每間值六百
方者、一年納稅五方、值一千二百方者、一年納稅九方、
鋪戶亦然、又有貨稅、如賣茶葉者、一年納稅五十方、先
由海關收進口稅、再于各鋪取出售稅也、其重可知矣、
且人家陳設器皿、無論貧富、值一千方者、一年納稅三
十方、近因重修宮殿衙署、又將貨物重加稅釐以數經

費、街市有洒掃兵每年按戶給兵十八方、計二方半掃地一丈願自掃者聽之一日不掃則官有罰、初犯五方、再次十方、此役每名每年得官鈔八百方、合鈔一百零四兩、聞法官欲貸二百萬萬方、是日竟得五百萬萬方、中有巨商羅柴者一人欲得百二十五張票、每票八十方、共合一萬方、按官借數、則為一萬二千五百方、數年償清、計利必多得數千方也、若數日後票價增長、則每張可多賣五方或十方、倘皆賣去則可賺六百二十五方、或一千二百五十方、如是、雖官項遲償、亦于已無礙

矣、又明年宫中揺骰二次、揺出何人、先還何人、是數月內即可獲利二十五方、夫法國之貸銀、原為賠償德餉、一日不完、留兵不退、薪水皆法國供給、每日須方萬萬、且所在之地租房税、皆為德取、故國家因所耗甚多、始出息而貸款也、雖然、其兵額仍前不減、前營共三十六萬、後營共九十萬、論者謂軍務既鬆、兵額可減、以節國用、而法邦尚如是舉動、意者防出他故、抑或別有深意在也、晚接法外部函、請後日未刻、在柏路旺園賽馬、敞看大閱、

十一日庚子晴、得食甜瓜、形似倭瓜、皮青白、肉紅子大、味如黔省之醉瓜、又食肥果、味亦頗甘、果生小樹、葉不甚大、狀如梨、黑紫如茄、而香、內含密子、粒粒相連、記法京街市有老嫗以推挽之車販賣菜蔬及乾鮮果者、車乃雙輪、放平即可以當几案、方便之極、

十二日辛丑晴、未正隨星使乘雙馬車、行十八九里、入柏路旺園賽馬廠、一路車馬擁擠、幾無隙地、其被邀之人皆有憑票、臺之上下共坐二萬餘人、中坐統領、巡耶、暨各部院會堂大僚、次則各國公使、臺前橫有鐵欄、各

告

將弁羣立中央、皆銀盔紅靠、黑褲烏纓、遥望馬步隊、甲冑射目、旌旂蔽空、入座未久、忽聞放礮數聲、前後馬步共過六萬、號稱十萬、每隊三千、俟兵過帥則歸立于中、每隊後有礮三十門、騾馱十餘、箱車八輛、皆為載受傷兵將者、末有軍器車十輛、三千大閱後、帥與各將、齊立臺前、舉刀向鼻以行禮、衆皆擊掌稱賀、亦有免冠者、是日鼓樂喧天、聲如雷霆、亦奮武揚威之意也、酉正回寓、沿途男女觀者如堵、

十三日壬寅、晴、星使復與慶靄堂聘一教習、姓費名隆、

年逾五旬、法國名宿也、每日來此一點鐘、教以文法地理、每一禮拜、館穀二兩六錢、又有合衆國人盧地者來拜、其人能八國語言、如英法印度日耳曼日斯巴尼亞俄羅斯意大里以及中國、其華言能說不甚了了、現為巴里義學之助教、年甫三旬、鬚髮皆白、言語溫恭、氣象嚴整、亦合衆國之一才士也、坐談少刻辭去、當日凱歌路之為戲園開、戌初乃隨星使步去、所演多與前同、有二人頂斗大人頭、著黑衣長丈許、如囊而無袖、出特不過盈尺、忽而高起逾丈、漸高漸低、忽而相連作丁字形、

只留二骸、忽而翻滾、似魚浮水、又一人帶四大犬坐于
椅上、後出三犬步行如人、一高二尺、一尺半、一一尺、各
著巾幗、其小者跳越玩耍、與真孩無異、令二尺高者以
左爪牽一小黑犬、宛如西婦、又令四大犬一小白犬跳
椅、由一至六在上一一跳過、自下穿回往來數次、隨後
穿圈越紙餅、與幼女跑馬同、圈餅各周二尺、又二小醜、
著靠身肉色衣、以粉塗面、頂立紅毛、先吹哨作火輪車
聲、後則二人彼此以手持腳成圈、滾行于地極快、末一
人一馬、人馬對立、以目怒視、繼而人向馬放手槍、馬則

作受傷狀曲身跛蹄、趣甚、至獸鞬蹴踘等戲、多與中土同、

十四日癸卯晴、申初隨星使乘車、出城往柏路旺園一遊、先至牲靈園、園門未開、主人延入引看各處、知新奇之鳥獸魚蟲多運往畢利時等國、祇有羊牛大鹿野驢駱駝、孔雀鴿鴨、家雞錦雞、雉雞金雞等、花木房屋大半毀壞、惟養魚玻瓈池、完好無恙、通園受礮子洞穿者、二千五百餘處、道路崎嶇、葬人山積、有瘞于深濠者、有壘成土阜者、因屢遭火燹、殺傷相仍、故到處烟痕火迹、為

之慘然、去此入柏路旺園、曲徑崇巖、層樓複閣、近日修理、輪奐一新、

十五日甲辰晴、申初、陰雷一陣、前在衛洒王宮園內、曾捉蟋蟀二尾、置于盆內、今由土中出小子六七十、先白後黑、長皆二三分、物化之感有如此、又見賣有各種鮮花、一葉如桃花如繡球、其色三變、先白繼黃、末紅豔而香、高者二尺、一葉如竹、花如金菊、瓣密微香、一葉如百合、花似丁香、色藍而密、一葉似秋葵、花如牡丹、色淡而味濃、四花其名未詳、錄有佛茄、夾竹桃等、又玉簪花極

高、花疊成樓、嫩葉清姿、香氣觸鼻、入夜、微風晴爽、皓月當空、

十六日乙巳晴、午後、隨星使乘車、過思安江、至萬牲園、見禽獸花木失去者少、惟毀壞之處甚多、胄樓下新建木房三行、以便官兵棲止、登土岡、見一古松、高數丈、粗六圍、枝張如傘、旁挂一牌、云千歲松、岡頂一鐵亭、高丈餘、路之左、密栽短樹、路之右、立鐵闌、闌外亦植短樹、周行數百步、亭在目前、無門可入、須再環繞數帀、方至蓋此路故作曲彎、不知者自然費步也、中正回寓、酉初一

董

刻、陰雨細雨、

十七日丙午、鎮日陰雨數次、凉風颯颯如秋、見對戶小園周約二里、繞以鐵闌、高五尺、盛栽花卉、密列鐵椅、中一樂亭甚高、上坐樂工三十餘人、簫笛之聲、悠然可聽、後一酒房、賣加非、舍利、糕餅小食、每日自戌初起至子正止、忽而鼓樂、忽而歌曲、燈燭輝煌、其門如市、入者每人二方、合銀二錢六分零、非男女携手同入、則屏而不納、

十八日丁未、陰晴各半、時雨細雨霏霏、未初、哥士奇來

拜、申初隨星使乘車行數里、至康活丹街孟史園、山水花木如前、惟多被兵勇踏壞、去此出城、入柏路駐園、繞行十餘里、花香鳥語、頗可怡情、後在瀑布旁之酒肆少憩、遊者如雲、見一少女、白冠白裳、詢悉新嫁娘也、伊旋登雙馬車馳去、又步至風磨房一觀、鐵輪關鍵、亦皆損壞、酉正回寓、是日蒙星使給王竹軒張雲波劉輔臣諸位延一法文教習、姓博名丹、年近三旬、教以初學之法、每日教一點鐘、館穀五方、

十九日戊申晴、記外國各大官苟他人有要務相商、須

前期一二日諮請、是日始得面晤、即小事亦必于一二時前告之、方可、否則推以戚友堅邀固請、如是、不免私重於公也、戊初、王子顯約飲、同坐有俞協盦王芝友李輔廷暨二洋人、名字未詳、痛飲踼談、甚為歡洽、亥正回、

又巴里市肆繁盛之區、皆無貼挂招帖之地、故在大道之兩旁、專設高亭、其式或方、或圓、高約八尺、左右相間、各距一箭之地、或造以鐵、或砌以甎、周圍貼滿、日間既便觀覩、夜則然煤氣燈于亭頂之四面、更覺清楚、而歷歷可指焉、

二十日己酉、晴暖、晚隨星使乘車至王宮左巴雷洛亞市、法言御前古董市也、周圍百數十間、每間玉石金銀、羅列四壁、中設酒肆、高朋滿座、男女如雲、見一鋪中、挂有紅白金練、共三十二環、紅環十八、白環十四、大如黃豆、粗各二三分、上一黃金鈎、共重九錢八分、價值十三兩、按洋名白金曰布拉的納、

二十一日庚戌、晴暖、辰刻、忽聞震動之聲、其猛如鼓、開窗視之、知星使紀綱劉成由第三層樓上失足落地、口耳出血、面色灰黃、俞惕盦以內科不精、乃急請洋醫調

治、據云難以奏效、遂抬入車棚、停以小牀、蓋以絨毡、後有本地土官來驗、言其已死、乃去、午正德威理亞請遊方坦布婁法言甜水瀑布也、即時彝隨星使乘車行十四五里至馬薩大街呂陽火車客廳、少坐、登車即開、南行稍東百二十六里、一路田疇交錯、碧綠盈畴、停車十一次、所經村鎮間有被兵勇蹂躪者、申初到乘雙馬車行六七里至拏破侖第三坊屯園店、樓高三層、尚屬潔淨、前對古王宮、左右後三面村房整齊清雅、內少坐、即步入王宮一遊、此宮係法國之先王路義第七建造、在七

百年前、南宋孝宗之世、至明嘉靖年間、又經番西第一改式重修、韓立第四復增殿宇、共費法方二百五十萬、合銀三十二萬五千餘兩、孥破侖第一修理、又用六百萬方、合銀七十八萬兩、四十年前、陸義斐里改造、所費尤為不貲、法史內載此宮掌故頗多、如西麻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即康熙二十四年）其先王路義第十三降生于此、又路義第十五之子于此受毒、與的利亞君主馬康達西曾住于此、後被民弒、一千六百八十六年（即康熙二十五年）國君始許耶穌教人入法、在此畫諾、又老臣柯安第卒於

此、一千八百一十六年即嘉慶二十年因羅馬教皇于此、又拘日斯巴尼亞王察立斯第四于此二十四日又瑞典君主克力斯尖被大臣困留于此、又數十年前拏破侖第一出其妃周福音于此、因不生子也、又因被英國獲去、在此辭位、是宮不高、二三層而已、其式甚古、其工甚堅、地式前後形如風字、由旁門而入、有一屋高大、左橫綵綑、右壁橫書洋字數目、中立三人、以皮板打皮球、球大如橘、往來用力極大、亦係賭具、不知作何勝負、去此入大書房、深百七十三步、闊十六步、樑柱皆五彩花石、四

壁櫃櫥、存書萬卷、中設一大地球、周約四圍、山川地勢、以及郡國城村、描寫甚清、左壁懸一表、洋名鄉地亞、圓周六尺、正中畫日、外四地球、遠近不等、分春夏秋冬、圈外比天中為日道、內含十二星、俱象形、如獅、蠏、孖、牛、羚羊、雙魚、倒水人、牛身魚尾羊角獸、馬身人首射箭獸、蝎、孖、天秤、仙女等名、順數則倒水人主正二月、雙魚主二三月、羚羊主三四月、牛主四五月、孖主五六月、蠏主六七月、獅主七八月、仙女主八九月、天秤主九十月、蝎主十冬月、馬身人首射箭獸主冬臘月、牛身魚尾羊角獸

主臘正月、逆數則獅主正二月、陸續至獅主臘正月、據土人言此十二星、並主年歲、現為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屬馬身人首射箭獸、後遇行房屋數百間、極其整齊潔淨、其陳設古玩、率多收去、末入一屋、外立一鐵造聚寶新亭、池畫五彩、高約八尺、周二圍、後鑿字數行云、若揭日月、昭然並行、窮神闢化、永世作程、長春化館、永保周亭、漢阮葉嘉會坊、敬造、時為咸豐七年六月朔日、屋內四壁、排列中土漆物、古董甚多、棚頂黏有三畫、長皆丈許、寬各六七尺、上繪十八羅漢、四大金剛、工極精巧、旁

有小金字一行、云乾隆某年製、宫後有一大院、原名曰白鳳園、改曰戲樓、門前横白玉石闌、下一小湖、湖心一亭、憑闌下望、鯉魚千百成群、依藻荇往來游泳、旁二赤帙出售麵包、以之擲水、則群魚躍至、而爭啖也、去此下石階、入大院、復繞行里許、樹林陰翳、清雅宜人、回觀戲樓、從小坐、又換馬車、行二十餘里、入一大林、廣可四萬畝、周約百九十餘里、一路樹木叢雜、蔽日凌雲、巨石崚嶒、奇形怪狀、可謂天下第一叢林也、道途平坦、修治整齊、其樹樹有十丈高、亦有八丈者、又見一古王所

建之白石柱、高約二丈、末至一處、名曰神仙湖、周僅十尺、詢知山上泉之所注也、未初回寓、

二十二日辛亥晴、早起小食、後即步入王宮後之美然園、紅明綠暗、蜂蝶引人、中一白石女像、赤身圍帛一幅、又一銅人以弓打馬、氣象沈雄、據土人云、為世間工之至美者、過此、又有一園、中有丁字河、長十數里、水清無紋、鷗鳧來往、三五成羣、見鶯粟花高三四尺、金錢花朵大於錢、盤桓良久、忽聞鶴唳聲、與華同回寓、早餐、得食鱖魚甚美、後乘馬車行十餘里、抵多第朗沙大林、人迹

疎絕見一樹高二丈許者、曾被雷擊落枝若許、土人即以他木造拐杖小匣等物、于此出售、偽云大樹所落之枝、遊人貿去可作來此之證也、入一加非館、茅屋幾間、圍以鐵籬、野花妖豔、亦頗清幽、少坐登車行十數里、未初一刻至火輪車客廳、未正登車、即開行過一小山洞、長約四五里、一路急駛、只停車三次、蓋非舊路也、山清水秀、阡陌交通、頗可賞心娛目、申初抵巴里、換乘馬車、回寓、聞昨經高引之率眾殮劉威于漆柩內、包馬口鐵、葬于法邦義塚、酉初陰雲密布、入夜大雨滂沱、記西國

藥室雖曰藥鋪、而無藥材藥料、惟見臨窗玻瓈大瓶、羅列井井、其色或紅或綠、或藍或黄、入夜然燈、五彩耀目、蓋各鋪所售、皆造就之藥丸藥水藥酒藥粉、以及膏散、並無所謂飲片者、

二十三日壬子、大雨涼、記法京四面二十七門、城垣内以土堆高一丈、外以石砌高二丈、寬二丈、濠深一丈二三尺寬丈餘、城門鐵闌四扇高八九尺寬七八尺、每門守兵數名、凡人馬入城、驗而後放、蓋原為查帶私貨、今則兼訪紅頭餘黨也、

二十四日癸丑陰、未初、同俞惕盦往拜王芝友于拉孟巷第十八號、強留晚酌、酒則舍利高醲、肴則自調華饌四五種、味皆鮮美、惟飲啜談笑、盃盤狼籍、申正謝別回寓、戌初又雨、記西國浴堂之製、亦不一式、大者分屋二三十間、每間設浴盆或一或二、式作橢圓、深約二尺、皆以石或以木為之、水由壁間龍嘴中隨意開取、一涼一熱、多少自便、浴畢隨將盆底木塞拔出、淄水自然洩去、價之至廉者、每人一方、備有熱布手巾五塊、加貫胰皂、每塊三四五斛不等、其極貴者、每人十方、預備一切、如香

水脹早等、更于盆中鋪大白布一塊、雖云男女分室、而夫妻則可同浴、

二十五日甲寅、晴、午後、隨星使乘車過大石牌樓、行二三里出馬葉門、復直行十餘里、一路樓房多被叛勇打壞、至得米石地方、有一石臺、上建拏破侖第一石像、高二丈許、亦被叛勇打去、在此北望直道中凹作弓形、遥見城中大石牌樓與王宮後之埃及石柱連作巾字形、去此回行五六里、過大石橋、西行入宮院、莊房屋層層、園林處處、數十年前、係先王陸宜非里私第、而今盡屬

于官中有洲島、四面皆河、名曰格朗日阿達、松軒竹徑、花木尤繁、原有酒肆樂亭、以便遊人觀賞、自被叛勇折毀、來者惟有悵望而已、申初回寓、

二十六日乙卯、晴、午後同俞惕盦街遊、步至蘭比都街之中大市、見鐵房形如命字、四壁與頂皆置長方玻璨、高約四丈、長逾二十丈、橫可九十丈、內小屋行行、共數百間、有老幼婦女八九百名、出售禽獸魚蟲、以及菜蔬果品、一切食物、無所不備、申初回寓、酉刻王子顯及王芝友來拜、記西國女子之嫁也、二十二歲以前、父母可

以主之踰此則不待父母之命、不須媒妁之言、但彼此說合、便可成雙、惟法俗較他國稍嚴、乃不獨財產須同、三代更當相等、如是致有男子四五旬尚未娶者、然男女私交、不為例禁、因而姦生之子女眾多、乃專設有收養之處、名之曰育嬰堂、不惟養育、兼以教讀、至十四歲、便可自食、或成一業、或作雇工、以及充當兵勇、未及十四歲之前、皆視姦生之父之力若何、每歲貼銀若干、為之等差、違則姦婦即可控官追究、孌童亦莫盛於法國、近十數年來、始經國家嚴禁、如查有二男一室而共榻

者、例當監禁示罰、

二十七日丙辰、晴暖、未正哥士奇及德威理亞来拜、戌初同俞惕盦隨星使步入加非商當聽曲、所演與前大同小異、惟一小丑帶一白犬、令其坐立行走著衣脫衣、戴冠免冠、無不如意、末以手槍擊之、犬卧如死、其人在旁高呼、令其起、令其食、皆不理、惟末言事畢矣、犬則吠聲大作、趨入後臺、趣甚、是晚坐于對臺樓上、酌酒、清風颯爽、輕透葛衣、凉生樓閣、暑氣頓消、

二十八日丁巳、晴、見本地有種黑膚如膠、其力極大、專

為滌器用者、中正、隨星使乘車往柏路莊園遊、道逢花樹、收拾整齊、密綠疎紅、宛然入畫、見林中一枝竝立二鵲、土人名為賊鳥、因其頻盜銀錢、藏于樹孔、奇甚、行十餘里、車馬往來、馳驅如市、記西俗富貴人家、每日中酉之間、必乘車出遊一次、或走街衢、或入園囿、流水游龍、履屐濟濟、中等人家、亦必男女三五成羣、閒遊于市、皆須聯袂竝行、不得參差前後、故朝朝午後、男女絡繹不絕于途也、又定例每日婦女必須街遊、苟男子攔阻婦女可以控官、乃判將該男監禁若干日、以昭儆戒云、

二十九日戊午、晴熱、申初、同王竹軒張雲波等、乘火輪

舟北行、過十五石橋、步入菊五葉巷、遊萬牲園、園尚未

開、繞至賢貝那街、欲隔閘窺之、適有兵開柵引入、見木

房收養受傷之男女叛勇有數百名、臥以木牀、覆以棉

褥、問及可看禽獸否、據云門皆關閉、容日再為邀看也、

酉正回寓、

三十日己未、晴熱、記外洋彩帛、除呢氈羽毛麻布外、其

餘綢緞紗綾、色皆不久必變、且多輕薄如紙、按西俗不

用他人使過之茶酒具、恐其褻瀆、然名為謙和、實則不

喜已黏他人之唇也、晚餐後、日落風清、涼生氣爽、乃同俞惕盦隨星使乘車往柏路莊遊、繞行十數里、入一小加非鋪、四面玻璃、前後曲廊、几案不多、幽雅之至、前一小木橋、跨于水池、花樹成林、芳草遍地、花有五彩、蜀葵鳳仙等、惟木蓮高如桃杏、葉似橘橙、大朵白花、瓣甚肥厚、清香觸鼻、坐飲少許、戌刻回寓、一路男女兒童之街遊者、尚韋裳聯袂、絡繹不絕焉、

六月

初一日庚申、晴熱、見泰西有乳壺者、造以樹膠、上一細

項連以假乳頭、凡婦之無乳者、以之哺嬰、隨手運動、自能上下、又有連以玻璃罐者、俟小孩能坐時、盛牛羊乳、放于其旁、餓則持起自哺、又有吸膿器、形如乳壺、口連一玻璃盅、作呂字形、用時按扁樹膠壺、放盅于瘡口、膿自吸入速而且淨、

初二日辛酉晴、見本地一種冰水、係造以葛婁賽果與地椹、味色如北京之山查湯、加非館出售、每一小玻璃瓶、加冰一塊、價值銀一錢六分三釐、橘汁每盅一錢二分、申正隨星使乘車往柏路旺遊、後在加非館中得一

醉瓜、六人竟未食盡、回寓後、知日耳曼公會巴微里亞國副使呂達來拜、

初三日壬戌晴、巳正星使令彝持片答拜呂達、未正復隨星使乘車往拜費亞柏、延入樓後小園少坐、花木不多、景尚幽雅、臨行星使贈彼團扇一柄、回寓見市售一種小畫、几旁坐一少女、披衣散髮、右手執筆、左手掩目、作悲慘狀、懷坐者、地卧者、小兒若許、頂上多有雙翅女神飛空下視、前後立德官數員、持腕扶几、似強逼寫字狀、此土人有意而為者、女比法國、兒比法民、其狀喻德

國通約講和、庶民無法、幸有蒼天保佑也、
初四日癸亥晴、早有土人持一造冰器與看、器以鐵造、
如月牙形、長約二尺、中橫一鐵筒、周逾尺半、欲造冰則
取下鐵筒、盛以酸水暨物似硝鹽者、後將小罐滿以糖
果水料、蓋皮封妥、放于筒內、橫于器上左右搖之一刻
後則大塊冰出、罐中糖水亦自凝成冰凌矣、酉初同俞
惕盦隨星使乘車往柏路旺遊、至小加非館少坐、命御
者改行新路、雖無高山大樹、而花卉芬芳、亦可引人入
勝也、亥初回寓、涼、

初五日甲子晴、尤涼於昨、聞洋女持扇若旁人借看、回遮時能示人之喜怒、如恭敬則持柄遮面、不喜則持面遮柄、雖橫遮則怒不可當也、

初六日乙丑晴、是日為禮拜之期、街市遊人稠密、午正、有薄郎之兄薄蘭來拜、又有前次相會之英人周安夫婦令男僕同其女周嫣姒來邀赴伊家小酌、亥刻步行八九里至馬立色大街第九十四號、主人延入、坐有美國高恩夫婦、英國霍爾母女、共男女老幼廿餘人、共桌而食、秉燭傳杯、可稱佳會、子正辭歸、

初七日丙寅、陰晴倏變、忽雨忽風、戌初、隨星使往看馬戲、所演尚佳、按法京堆撥木造似匣、有人作假熊、堆兵見之懼走、伏于匣上、熊將木匣撞倒、兵反扣熊于其中、主人來尋與鬪、兵匿而放熊出、熊怒未消、不識主人、乃盡力前奔、抱肩亂嚙、兵趁勢弃扣主熊于匣內、少刻開匣而主人没矣、只餘衣髮、似被熊吞者、可謂奇幻之至矣、子正回寓、

初八日丁卯、陰冷、未初、隨星使往觀鑄錢局、見造有他國金銀寶星、大小不一、形似洋圓、又有本國教中所用

之金銀牌、形如角字、長六七分、寬四分、厚分餘、所造皆用轉壓機、大者長一丈、兩首銅錘大約一圍、小者長五六尺、兩首錘大如瓜、轉時只用二三人、而大者需八九人、其餘燒切銀銅、與前次所看無異、所造之錢、多埃及與南阿美里加者、登樓看集錢之玻璨匣櫃、所存之錢、增有二金錢、仿造中土制錢、面有同治通寶、背有[illegible][illegible]二字、亦有中土之元寶大錠、看畢回寓、記外國錢皆國家鼓鑄、犯例私造者有極刑、故錢無大小厚薄之分、更無沙板水上飄之俗名、

卷五終